



# 十六国时期河西僧人受戒情况考略

杨发鹏

(石河子大学 政法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 要**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 ,同时也是河西地区佛教的繁荣时期 ,但史籍与佛典关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情况记载甚少。然而通过详检敦煌文献 ,笔者发现一件西凉时期敦煌地区僧人受戒情况的文书。通过对该件文书及相关佛典的研究 ,可以略窥佛教传播早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之概况。

**关键词** :十六国 ;河西地区 ;受戒

**中图分类号** :B94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6176(2012)01-0031-04

河陇是河西与陇右的简称。在人们心目中 ,河陇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理概念。它在中国古代主要指陇山以西、塔里木盆地以东、青藏高原以东以北、内蒙古高原西段以南、陇南山地以北的广大地区。从地理位置及地形地貌上看 ,河陇可分为河西走廊平原和陇西黄土高原两个较大的地理单元 ,大概是各取河西和陇西(或陇右)两个名称的第一个字 ,因此合称为河陇。<sup>[1]</sup>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 ,河陇应包括甘肃和宁夏两省区的全部及青海省西宁以东地区。

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内地时 ,并无传戒仪式 ,当时人们只受三归戒 ,沙弥与比丘僧也没有区别 ,直到曹魏嘉平二年(250)昙摩迦罗在洛阳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 ,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受戒 ,内地自此才开始依律受戒。朱士行即

在此时受戒出家 ,成为内地汉人真正依律受具足戒的第一人。宋代赞宁《大宋僧史略》云 :

原其汉魏之僧也 ,虽剃染成形 ,而戒法未备 ,于时二众唯受三归。后汉永平至魏黄初以来 ,大僧沙弥曾无区别。有昙摩迦罗三藏及竺律炎维祇难等 ,皆传律义。迦罗以嘉平正元中 ,与昙帝于洛阳出《僧祇戒心》 ,立大僧羯磨法。东土立坛 ,此其始也……若此方受戒 ,则朱士行为其首也。

近代高僧弘一在其《律学要略》中说 :

由东汉至曹魏之初 ,僧人无归戒之举 ,唯剃发而已。魏嘉平年中 ,天竺僧人法时到中土 ,乃立羯磨受法 ,是为戒律之始。当是时可算是真实传授比丘戒的开始 ,渐渐达至繁盛时期。<sup>[2]</sup>

继昙摩迦罗译出《僧祇戒心》不久 ,沙门昙谛于曹魏正元年间(253-254)在洛阳译出《昙

收稿日期:2011-12-25

作者简介:杨发鹏(1972-) ,男 ,甘肃临洮人 ,历史学博士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佛教、历史地理。



无德羯磨》,传戒仪式才开始正规起来。

在三国乃至西晋时期,汉人受戒出家的并不多,因此僧人受戒见于记载的也不多。至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在中国迅速传播,内地出家的僧徒日益繁多,但僧人受戒的记载依然不多。然而难能可贵的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中保存下一份记载西凉时期僧人在敦煌城南受



图1 沙弥受戒

戒情况的文书,它是研究十六国时期河陇僧人受戒情况的珍贵资料。

S.797背《建初元年十二月(406)十诵比丘戒本题记》云:

建初元年岁在乙巳十二月五日戌时,比丘德祐于敦煌城南面受具戒。和尚法性,戒师宝惠,教师惠颖。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二十人。到夏安居,写到戒讽之,趣成,具拙字而已,手拙用愧,见者但念其义,莫笑其字。故记之。

根据文书的记载,比丘德祐所受之戒为比丘具戒,也即比丘大戒,受戒的地点在敦煌城南。按照比丘大戒的受戒仪轨,新戒受戒时需要“三师七证”。三师即“得戒和尚”、“羯磨师”、“教授师”,戒坛中,正授戒律者,称“得戒和尚”;主持白四羯磨授戒仪式者,称“羯磨师”;教授威仪作法,为众人引导开解者,称“教授师”。“七证”是指七位尊证师,是为受戒者作受戒证明的法师。“三师七证”如图1、图2所示。

这次德祐等人受戒时的得戒和尚为法性,羯磨师为宝惠,教授师为惠颖,三师俱全,然而

七位尊证师文书没有提及,但想必也一定在场。因为能作为“三师”的僧人,一般是在僧团或寺院中有一定的资历、威望、地位,并且要有一定的学识,懂得受戒的仪轨,而尊证师则一般受过具戒的僧人即可。正因为“三师”地位高,在授戒仪轨中作用重大,通常坐于戒坛所设座位的正中间,所以这件文书中一一列举出他们的法名,而尊证师地位较低,在授戒仪轨中起次要作用,通常坐于戒坛所设座位的两旁,所以就不一一具名。

S.797文书的正面书写的是《十诵律》第7卷的内容,尾题“比[丘]德祐书校竟”,这说明抄写该件《十诵律》的人就是建初元年十二月在敦煌城南受过比丘大戒的比丘德祐。德祐亲自抄写了《十诵律》的部分内容并在卷子的背面记录下了自己在敦煌城南受比丘戒的情况,表



图2 三师七证

明当时德祐等人是依据《十诵律》中的戒法受的比丘戒。东晋十六国时期北方盛行《十诵律》,南方盛行《僧祇律》,德祐等人依《十诵律》中的戒法受戒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S.797背文书中说“时同戒场者,道辅、惠御等二十人”,表明随同德祐一起受戒的有二十人。在敦煌一次就有二十人受戒,这个规模不算小,这表明十六国时期河陇地区受戒出家的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河陇地区佛教迅速发展的事实。

S.797文书所载为河西地区僧人受小乘比



丘大戒的情况。十六国时期,大乘菩萨戒法在河西地区率先开始流行,然后渐及国内其他地区。

北凉译经巨匠昙无讖信仰大乘佛教,其在凉土所译《菩萨戒本》、《菩萨戒经》、《优婆塞戒经》、《菩萨地持经》等均为大乘菩萨戒本。昙无讖不仅致力于大乘戒律的翻译,而且曾传授过菩萨戒法,《高僧传》卷2《昙无讖传》云:

初讖在姑臧,有张掖沙门道进,欲从诫受菩萨戒,讖云:“且悔过。”乃竭诚七日七夜,至第八日,诣讖求受,讖忽大怒,进更思惟,但是我业障未消耳。乃戮力三年,且禅且忏,进即于定中,见释迦文佛与诸大士授已戒法,其夕同止十余人,皆感梦如进所见。进欲诣讖说之,未及至数十步,讖惊起唱言:“善哉,善哉,已感戒矣,吾当更为汝作证。”次第于佛像前为说戒相。

菩萨戒的传授仪轨比起小乘沙弥十戒、比丘具戒等戒法的传授仪轨要简约得多。它的重心在于受戒者能发宏大的誓愿,所以它的授受本来就比较随意,既可在佛像前宣誓守护,也可找寻一名戒师依止。上述引文对于昙无讖给道进传授菩萨戒法的具体规程交代得不很清楚,但大致脉络是受戒人先忏悔,然后在佛像前发誓愿,接着授戒者在佛像前为受戒者一一说戒相。文中的昙无讖似乎是道进受戒的尊证师而非依止师,因此,道进依止的可能就是佛菩萨像了。

昙无讖为道进传授的戒法,依据的大概是他自己从天竺带来并后来译出的《菩萨地持经》或《菩萨戒本》等大乘律典。北凉亡后,道进随着北凉残余势力西至高昌,而他所授的戒法也在高昌得到了传承,由隋代天台智者大师所说、其门人灌顶所记的《菩萨戒义疏》云:

河西王沮渠蒙逊,子景环,后移据高昌。既奉(道)进为师,进亦随往。值高昌荒饿,进生割己身以救饥者,因此舍命。进弟子僧遵,姓赵,高昌人,传师戒法。复有比丘昙景,亦传此法。

宗出彼郡,故名高昌本。<sup>[3]</sup>

高昌本菩萨戒法应是昙无讖为道进所授的戒法,他与关中竺佛念所译《菩萨瓔珞本业经》及鸠摩罗什所译《梵网经》所说的菩萨戒法有所差异。道进所传授的戒法虽然被称作高昌本,但其流传的地点绝非高昌一地,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这种戒法应该在全国普遍流行。

昙无讖为道进授戒的具体仪程虽然语焉不详,但他为道进授戒这件事本身却意义重大,因为它可能标志着内地传授大乘菩萨戒法的开始。对于同一事件,《法苑珠林》有着这样的记载:

夫十善五戒心须形受,菩萨净戒可以心成。故戒法理旷事深,在家出家平等而受。慧牙因斯以成,定水沿滋而满。必庄严于六度,瓔珞乎四等。虽复栋宇未成,而基阶已广。惟斯戒本,流来汉地,源始晋末中天竺沙门昙无讖者,赍此《戒经》及《优婆塞法》,东渡流沙,撮举章条,抄出戒本。凉州有道进法师者,道心超绝,慧力俊猛,流闻戒来,乃驰往敦煌,躬自迎接。戒法既至,时无其师,于是谨依经文自誓而受,于时凉州道俗并未之知也。既而彼寺道朗法师,梦进从佛受记。又僧尼信士十有余人,咸同此梦,互相征告。俄而进还,果受斯戒。朗年德崇重,西土之望。既爱乐大乘,兼证瑞梦,心喜内充,既从进受。以为菩萨胜地超过三乘,遂屈其年腊降为法弟。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次第受业三千许人。凉州刺史闻进戒行,奉遵师礼。于是菩萨戒法流布京国,自尔已来黑白依持受者无量。愿斯甘露,等雨大千,谨撰兹记,录其始末耳。

根据这段文字的记载来看,在道进受戒以前,内地似乎还没有菩萨戒法的传授。道进受戒时,也没有完全按照受戒的仪规来领受,只是“谨依经文自誓而受”,而且“于时凉州道俗并未之知也”。然而由于河西高僧道朗法师对于道进受菩萨戒一事极力推崇,并率先“屈其



年腊降为法弟” ,从道进受戒 ,因而使这件事情的影响迅速扩大 ,“既而名德僧尼、清信士女 ,次第受业三千许人” ,就连凉州刺史听说道进的戒行后 ,也“奉遵师礼” 。菩萨戒法的传授由道进受戒发端 ,一时盛行于河陇 ,接着菩萨戒法的授受向全国迅速蔓延 ,“于是菩萨戒法流布京国 ,自尔已来黑白依持受者无量” 。

传授大乘菩萨戒法的河西僧人 ,尚有酒泉人慧览。慧览曾游历西域 ,顶戴佛钵 ,并在闾宾从达摩比丘谥受禅要。“达摩曾入定往兜率天 ,从弥勒受菩萨戒 ,后以戒法授览。览还至于填 ,复以戒法授彼方诸僧。”<sup>[4]</sup>

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

时期 ,同时也是河西地区佛教的繁荣时期 ,但史籍与佛典关于这一时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之情况记载甚少。然而通过对敦煌文书及传世佛典中有关僧人受戒情况的零星记载 ,我们可以略窥佛教传播早期河西地区僧人受戒之概况。

参考文献 :

- [1] 杨发鹏.汉唐时期“河陇”地理观念的形成与深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2).
- [2] 释弘一.弘一法师文集(演讲卷)[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
- [3] 大正藏(40册)[M].台湾:佛陀教育基金会,1990.
- [4] 梁·释慧皎撰,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11)[M].北京:中华书局,1992.

## 五台山10+4寺庙改造提升工程正式启动

2012年3月14日至16日,由中国世界遗产资深专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吕舟及山西省文物局、忻州市政府、五台县政府主要负责人等组成的五台山10+4寺庙改造提升工程考察团一行,深入五台山14座寺庙,进行了考察。从而,正式启动了五台山寺庙改造提升工程。

自2011年9月被山西省委、省政府确定为全省旅游综改先行试点和旅游品牌提升的重要标杆项目后,五台山区政府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迅速摸底了解,进行情况汇总,被誉为“五台山十景”之一的菩萨顶木牌楼,彩绘褪色脱落,木框架倾斜;塔院寺山海楼地基下沉,墙体裂缝;罗睺寺排水困难,藏经楼后墙裂缝;享誉“中华第一雕”的龙泉寺石碑楼地基下沉,西南角倾斜;殊像寺寺庙消防系统需改造等64项需要改造提升的项目被集中,涉及到寺庙的建筑地基和墙体进行加固、梁架修整、彩绘修复,完善监控设施、排污和供热设施、安装烟尘感应器、改造和新建蓄水池等消防、技防、安防设施,寺庙厕所扩容改造、寺内外绿化、排水系统改造等。并分成抢救性、科学性、预防性和永久性四类保护工程。经五台山风景名胜区政府上报后,引起了上级部门的高度重视,经过审核把关,最后确定实施寺庙改

造提升工程,共涉及14座寺庙,其中有五台山申遗期间列入清单且世遗专家考察过的10座寺庙(佛光寺、碧山寺、显通寺、塔院寺、菩萨顶、殊像寺、南山寺、龙泉寺、金阁寺、南台顶),以及另外4座重点寺庙(南禅寺、万佛阁、普寿寺、罗睺寺)。

吕舟教授指出,这次提升工程,是为了提升世界遗产的品质,所以要注意文物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把佛教圣地的感觉做出来;各寺庙通过此次机会要把监测体系提升。另外,寺庙的修缮程序不可少,设计单位的资质和设计的依据论证要充分。

省文物局王建武局长表示,山西省将投资7000万元,重点对所定寺庙的文物进行修缮,落实安全防范措施,改善基础环境。他还指出,寺庙提升工程是我省转型综改区的标杆项目,要下大力气,把亮点做好,解决实际问题。基本的工程项目,分成两类:一类是现在就做的,一类是需要仔细设计上报审批后再做的。重要的是设计,附属设施要与文物本体匹配,要认真按照关于遗产保护的条款,统筹兼顾,严格保护,促进资源的永续利用。

(高峰毅 白永兴)